

## 身份叙事视角下的也门“南方运动”： 发展历程、特征与前景<sup>\*</sup>

苏 璜 许 桐

**摘 要：**“南方运动”是也门南、北实现国家统一后萨利赫政府推行南、北不平衡政策的直接产物，也是南方民众在政治、社会生活中长期边缘化的必然结果。身份叙事为理解也门“南方运动”的生成机理、叙事逻辑和特征提供了重要观察视角。“南方运动”从一个要求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社会运动转变为要求地区独立、重建也门南方国家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其发展历程也是南方身份叙事初现到民众身份归属感强化的过程。“南方运动”构成复杂和组织松散的特征决定着南方身份叙事存在叙事主题多元化和叙事话语权争夺等问题。萨利赫构建现代国家的统一叙事与南方强调“南方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叙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构成理解也门“南方运动”发展壮大基本逻辑。

**关 键 词：**也门；身份叙事；“南方运动”；分离主义

**作者简介：**苏璜，博士，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历史系教授（石河子 832003）；许桐，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级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049）。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5-0030-2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红海危机新形势下的也门胡塞武装研究”（24BGJ077）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写作和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2023年4月25日,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寻求也门南部地区独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Southern Transitional Council, STC)宣布在“也门南部”地区实施自治,此举不仅表明南方过渡委员会成为也门“南方运动”中较稳定的核心力量,也意味着也门政治和解短期内难以实现,合法政府、胡塞武装(Houthis)和南方过渡委员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仍在持续。1994年内战<sup>①</sup>后,南部地区在也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长期被边缘化引发南部民众的普遍不满,南部地区各地出现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2007年以被强制退休军官为主体的南方地区抗议民众发起“希拉克”运动(Al-Hirak al-Janubi<sup>②</sup>),标志着1994年以来组织松散、自发的南方地区群众抗议运动转变为要求政府为当地提供平等政治、经济权益的社会运动。2009年后,南方地区抗议运动转变为提出具体独立要求的政治运动。为便于表述,本文将1994年内战结束后,也门南方地区旨在谋求地区自治或独立的各类分离主义运动和组织统称为“南方运动”。2017年4月,也门南部亚丁省(Aden)前省长艾达罗斯·祖拜迪(Aydaroo al-Zubaydi)及其亲密盟友、前政府部长哈尼·本·布雷克(Hani bin Breik)成立“南方过渡委员会”,该组织成立后迅速成为“南方运动”的主导力量。“南方运动”已成为当前也门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对也门政治和解进程产生直接影响。

国内外研究认为,“南方运动”是统一后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政府对南方的掠夺性政策的直接反映;2011年也门政治动荡后,学界对“南方运动”的研

---

<sup>①</sup> 1991年南也门统一之初,执政两党在意识形态、未来走向等方面的分歧初现端倪。1993年也门成功举行大选,根据结果,全国人民大会党、伊斯兰改革集团与也门社会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打破了南北方两党联合执政的格局,南方的政治权力遭到削弱。1994年,全国人大党和也社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社党领袖比德和阿斯塔先后返回亚丁,随后在政府中任职的南方官员全部撤出亚丁;同年3月,也社党高层明确表达了南北分治的想法;5月4日政府军对南方首都亚丁及周边地区的重要设施发动突然袭击,南方军队立即回击;7月,政府军最终攻克亚丁,萨利赫领导的北方赢得内战的胜利。

<sup>②</sup> “Al-Hirak al-Janubi”即“南方运动”阿拉伯语的英文音译。“al-Hirak”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运动”,此处用于特指也门“南方运动”。

究大多关注其组织内部分裂和与阿联酋国家的关系。<sup>①</sup> 相比于现实主义视角下从国内政治经济与外部因素分析“南方运动”,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于身份研究的强调,为明晰也门“南方运动”的生成机理与特征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指出,“身份(identity)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sup>②</sup>,是有意图行为体的特征,塑造了行为体的动机和行为倾向。<sup>③</sup> 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叙事(narrative)指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叙事主体,通过增加可理解的复合元素,为行为和事件赋予意义,讲述一个由“场景”“角色”“情节”共同构成的“故事”。<sup>④</sup>

叙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对行为体周边变化的事件与行动提供着连贯解释以及构建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意义。<sup>⑤</sup> 在国家层面,国家(身份)叙事包含认知和规范,认知包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规范则指基于上述认知建立共同的规范取向。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他者”的认知,即“我们是谁”是通过发现、认识“他者是谁”以及我们与他们的相似或对立来建构的。<sup>⑥</sup> 本文使用的身份叙事概念是通过叙事构建、阐释和传递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即身份是行为体以叙事形式开展的实践活动所建构的。

---

① 代表性成果有: Marie-Christine Heinze, “On ‘Gun Culture’ and ‘Civil Statehood’ in Yemen,”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Vol. 4, No. 1, 2014;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Fred Halliday, “The Formation of Yemeni Nationalism: Initial Reflections,” in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 eds.,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 – 41; Stephen W. Day,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A Troubled National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Heinzel Bartel et al., eds., *Quo vadis Jemen? Das Bildungssystem der Volksdemokratischen Republik Jemen*, Frankfurt: IKO 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1995 等等。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4.

③ Ibid., pp. 224, 225, 231.

④ Jerome Bruner,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118, 1991, pp. 1–21.

⑤ Frank Fischer, *Reframing Public Policy: Discursive Politics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9.

⑥ Marco Siddi, “An Evolving Other: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ions of Russia,” *Politics*, Vol. 38, No. 1, 2018, pp. 35–50.

身份叙事已经成为也门“南方运动”建构自身身份,进而推动外部对于这种身份承认的机制。可以说,“南方运动”的身份叙事指向两个维度:一是南方民众在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产生“相对剥夺感”中生成南方身份;二是在对南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时代的怀旧记忆中强化南方身份,提出独立愿景。本文尝试以也门“南方运动”的发展历程为主线,梳理“南方运动”的身份叙事动态变化,探究“南方运动”发展壮大的深层社会基础,从身份叙事层面分析“南方运动”的发展特征,深入剖析“南方运动”提出地区独立诉求的深层次原因,为推动也门当前政治和解提供学理助益。

## 一、也门“南方运动”的发展历程与南方身份叙事的生成

身份叙事指叙事个体经过整合和再现讲述自己的故事,其核心是“身份冲突和身份认同”,包含叙事个体一系列观念、理念转变以及具体行动过程。从要求平等政治经济权利到提出南方地区独立的诉求,也门“南方运动”斗争目标的变化,折射出南部民众身份叙事的动态变化过程。

### (一) 中央政府掠夺性政策下南方的抗议活动与南方身份叙事的初现

1994年,刚刚实现统一的也门南、北方因为领导人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差异及外部势力干涉而爆发全面冲突,战争持续两个多月,以南也门共和国军队失败,也门重新统一告终。内战“扩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在弥合分歧和实现北方民众真正团结上没有做出任何努力”<sup>①</sup>。1994年内战结束后,萨利赫主导的北方官员逐渐在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取得优势地位。随着南方各省的行政管理部门陆续迁往北方,北也门官员乘机大量接管南方管理机构中的核心职位。也门南方各省约有50%至75%的省级高级职位,包括公共财政、安全部门的管理岗位被也门北部政治精英把控,南方出身的官员只有省级较低级别的职位可供选择。<sup>②</sup> 中央政府对南方地区实施的掠夺性政策导致南方民众

<sup>①</sup> Douaa Hussein, “Legal Reform As a Way to Women’s Rights: The Case of Personal Status Law in Yemen,” *OI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12, No. 2, 2011, p. 23.

<sup>②</sup> Stephen W. Day, “Updating Yemeni National Unity: Could Lingering Regional Divisions Bring Down the Regim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3, 2008, p. 424.

在内战结束后感受到的是希望破灭与背叛,这直接推动了南方民众身份叙事的生成。

### 1. 掠夺性政策下南方地区被边缘化的现实推动南方身份叙事初现

1994 年内战结束后,北方逐渐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取得优势地位。1998 年政府推行的“强制退休”政策导致南方众多家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sup>①</sup> 参与“南方运动”的民众多次表达对政府掠夺性政策的不满,其叙事内容包含大量“强制退休”的主题。来自阿比扬(Abyan)的某军官表示,他在 1994 年到 2000 年间被迫退休六次,每次重新服役,军方都会削减他的军衔和薪水,不断被迫退休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大多数被迫退休的人员很难依靠退休援助金支付家庭日常开支,“没有钱、没有汽油、没有午餐,每天困在家中,一筹莫展”<sup>②</sup>。大量军官“被迫退休”不仅失去经济来源,更主要的是感到被国家抛弃。此外,为了拉拢北部高原地区部落力量,统一后政府在南方教育行业中安置大量的“幽灵”(ghost)教师<sup>③</sup>,来自北方的教师领着工资但并不承担工作,而来自南方的教师不仅教学任务繁重,而且工资比法律规定的要低。亚丁一所中学的校长表示,教育部不承认她在海外获得的硕士学位。要想获得国家教育部认可,必须通过萨那(Sana'a)的中介人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无力承担的她只能接受工资减少的现实。这种现象在南方各个部门普遍存在,南方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在国家机构中受到排挤与歧视,在萨那的政府中并没有能为南方人争取正当权益的政治力量。

针对南也门共和国时期大规模实施的国有化政策,1991 年萨利赫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在统一前南也门国有化政策中被没收土地和财产的素丹(Sultan)、部落酋长必须获得国家赔偿,或有权收回土地。萨利赫政府强行在南方地区推行北方部落地区传统的庇护与恩惠政治,重新恢复了南方地区部落酋长和素丹的

---

<sup>①</sup> Jens Kambeck, “Returning to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Yemen: A Backgrounder on the Commission on the Forcibly Retired in the Southern Governorates,” *CARPO Report*, Bonn: CARPO, 2016, p. 17; Laurent Bonnefoy *et al.*, eds., *Yémen: Le tournant révolutionnaire*, Paris: Karthala/CEFAS, 2012, p. 51.

<sup>②</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60.

<sup>③</sup> 即为只存在于纸面与登记簿上的职位,“幽灵”教师可以在不参与任何实质工作的同时,领取国家给予教师薪金。

土地,导致当地出现大量因为征用与掠夺土地而引发的土地所有权冲突。统一后,前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国有工厂绝大多数被来自北方的商人掏空、工人被迫失业、土地被变卖。“亚丁、哈德拉毛(Hadramaut)和阿比扬地区的65家工厂都没有经过拍卖程序就被以超乎想象的低价卖给北方投资者。这些工厂拥有数十亿的资产,在权力的操纵下以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负责官员从中收取贿赂金。被收购后,75%的工人被清退,留下的25%的工人的工资迟迟未能发放,工厂的机器被当作废铁出售。之前我们买日用品就在南方,现在都需要在萨那才能买到,南方的商人在排挤下都破产了。”<sup>①</sup>此外,尽管哈德拉毛的马斯拉(Masila)盆地拥有也门80%以上的石油储量,但南部被排除在石油收益之外。经济上的被剥夺感加剧了南方民众的不满与愤怒。支持“南方运动”的民众在接受外国NGO采访时表示:“我们(指南方人)从统一中得到什么了呢?我们的资源被掠夺一空,北方人夺走了我们的家园、石油、土地、工厂……他们全都拿走私有化了。”<sup>②</sup>南方民众在抗议活动提出的要求集中在获得政府工作和福利的机会上,包括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权、法治的实施、土地的公正分配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更公平的资源共享,特别是在石油财富方面。<sup>③</sup>

萨利赫政府通过在南方各省任命北方官员管理事务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在南方人中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巩固权力。这些做法已经被南方人认为严重违反了其历史上的自治传统,以于一位也门社会党中央委员直言,“南方人从开始对统一事业的热忱转变为对统一的仇恨”<sup>④</sup>。此外,北方官员在南方大肆敛财,对南方各省课以重税,对民众和平抗议活动不惜血腥镇压,南方民众关于北方在南部各省实行“内部殖民”的愤怒情绪高涨,“我们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南

<sup>①</sup> Susanne Dahlgren, “The Southern Movement in Yemen,” *ISIM Review* 22, *Society & the State*, 2008, p. 50;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65.

<sup>②</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69.

<sup>③</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reaking Point? Yemen's Southern Question,” *Middle East Report* 114, October 20, 2011, p. 6,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yemen/breaking-point-yemen-s-southern-question>,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日。

<sup>④</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51.

方”的身份叙事逐渐形成。

## 2. 南方抗议运动的出现与南方身份叙事的生成

1996 年的“穆卡拉事件”(Mukalla Incident)引发了南方在内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996 年 3 月末,两位女性在也门东南部港口城市穆卡拉(Mukalla)被警察逮捕后遭到殴打,两人亲属提出控告反被警察抓捕入狱。4 月末,在议会反对派议员介入调查的压力下,当地法官裁定两人无罪获释。但来自北部高原地区的检察官达乌拉尼(Abd al-Aziz al-Dawraani)指责这一事件是南方为了反对北方而精心设计的阴谋。面对民众的愤怒,达乌拉尼命令其警卫部队开枪,造成 7 人受伤。此后,上千人聚集在哈德拉毛省长办公室外,要求将达乌拉尼绳之以法。这次抗议造成超过 7 人受伤,其中 2 人伤势严重,超过 140 人被捕。南部各省充斥着愤怒和失望情绪。<sup>①</sup> 在第二次枪击事件之后萨利赫总统派遣南方内务部长侯赛因·阿拉比(Houseein Arabi)、总检察长以及政治安全部的副主任(都来自西北高原地区)等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与哈德拉毛省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of Hadramawt),委员会中的几位南方成员提交了指责萨那政府的政治文书,表示这次骚乱的根源在于民众对在南方驻扎的北方军队以及北方官员和军人在南方各省胡作非为的愤怒。萨利赫总统并没有重视这份文书,仍试图用分化、拉拢策略平息事件。1996 年 6 月 19 日第二次会谈在萨那举行,萨利赫提出从哈德拉毛“传统”领袖中提名个人加入当地委员会以试图分化对政府不满的当地官员,但最终被拥有强大地区凝聚力的哈德拉毛民众拒绝。哈德拉毛官员提出通过公众选举,而不是总统任命组建地方政府。但萨利赫拒绝下放中央政府的权力,只同意采取减少北部对哈德拉毛以及南部其他地区的军事占领。总统命令东部地区军队指挥官穆罕默德·伊斯玛仪(Mohammed Ismail)从哈德拉毛省的主要道路撤离,同时允许 1,000 名哈德拉毛民众进入当地警察部队任职。“穆卡拉事件”逐渐平息,但南方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并未消失。

1998 年,为了配合国家的经济改革计划,削减政府开支,萨利赫在中层公务员中实施“强制退休”(mandatory retirement)计划,南方大量公务人员在没有得到足够补偿金的情况下被清退。南方官员指责萨利赫的“强制退休”主要针对的

---

<sup>①</sup> Stephen W. Day,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A Troubled National Union*, p. 191.

是南方省份中的公务员。“强制退休”计划使得原本就心存不满的南方民众开始组建代表南方利益的无党派团体,并组织民众定期开展以和平静坐为主要形式的抗议活动。2001年12月,南方部分政治精英包括议会成员、前内阁部长、政治党派和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包括萨利赫一直拉拢的南方各派别:阿里·纳赛尔(Ali Nasir Muhammad Al-Husani)的支持者和南方传统统治集团的代表成立了“为了南部和东部省份后代的公共论坛”(Public Forum for the Sons of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Provinces)。<sup>①</sup>该公共论坛主要代表哈德拉毛西南部达利阿省(Dhale)、拉赫季省(Lahij)以及东部马赫兰省(Mahra)民众的利益,论坛主席是出生于中南部地区阿比扬省并曾经与萨利赫关系密切的阿里·穆罕默德·库法伊什(Ali Muhammad al-Qufaysh)。2002年1月,库法伊什致信萨利赫,要求包括扩大地方管理权力、民众间平等、就业问题、对私有土地的安全保护和资源管理。在一个月令人失望的等待后,库法伊什在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信件内容。接下来几天,也门国内各独立报纸都刊载了信件的内容。萨利赫迅速通过官方媒体曝光库法伊什曾经的贪污行为打压公共论坛的活动和影响力,公共论坛被迫停止活动,南方政治精英寄希望于国家推进政府变革的尝试宣告失败。但是在1998~2007年间,南方民众的和平静坐、示威游行等和平抗议活动从未停止。

统一后,南方民众身份叙事的内容集中于表达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这是对1994年内战后南方地区被持续“边缘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学“边缘化”理论主要指某个社区或族群与中心区域分离的同时又对中心保持依赖的过程,是经济、人口、政治决策和社会规范及价值观的变化过程<sup>②</sup>。边缘化导致权力和获得物质的空间组织不平等,构建并延续了中心对边缘化地区的优先地位。与中心或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高度相关的贫困、基础设施的落后、边缘化与污名化,

<sup>①</sup> “Protest in Support of Arrested Singer,” *Yemen Times*, April 7, 2008, <https://yementimes.com/protest-in-support-of-arrested-singer-archives2008-1144-front-page/>, 上网时间:2025年5月23日。

<sup>②</sup> Andrea Fischer-Tahir and Matthias Naumann, “Introduction: Peripheralization as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tial Dependencies and Injustice,” in Andrea Fischer-Tahir and Matthias Naumann, eds., *Peripheralization: The Making of Spatial Dependencies and Social Injustice*, Wiesbaden: Springer, 2013, p. 9.

以及丧失经济与教育机会,都是边缘化的标志,也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正是萨利赫主导的北方政治精英在国家决策机构中维护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导致了南方民众的被剥夺感,使当地民众基于共同的历史和不公正待遇对“我们只有建立南方独立国家才能得到公正与幸福”<sup>①</sup>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

## (二) 要求南方地区独立的政治目标与南方身份叙事的强化

2007 年,南方被强制退休的军官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退役军官协会”(Jam'iyat al-'Askariyyin al-Mutaqa'idin),要求政府分配新的工作或恢复他们在政府与军队中的职务,同时提出“平等的公民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sup>②</sup>随后,南方地区大量知识分子、律师、学生和普通民众纷纷参与抗议活动。参与者抗议政府的腐败和地区歧视,呼吁实现国民的平等,要求为南部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要求释放被监禁的运动领导人。抗议活动一直宣称坚持非暴力原则,运动组织者要求民众避免与政府军爆发冲突。萨利赫政府选择对南方的抗议活动进行武力镇压,迫使“南方运动”从和平静坐的社会运动演变为充满暴力冲突、要求地区独立的政治运动,同时南方民众中出现大量对前南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怀旧记忆。

### 1. 对前南也门共和国历史的怀旧情结提供了南方身份叙事的认同基础

“我们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是南方民众在 1994 年后的日常话语。南方民众赞美并怀念前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成就,毫无疑问这是质疑或抵制政府统一叙事的一种方式。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认为这种反记忆是“个人对官方版本的历史连续性的抵抗”<sup>③</sup>;暗指“在历史或记忆的生产过程中,主导和边缘两种声音之间的持续斗争”<sup>④</sup>。萨利赫政府统一后忽视甚至否定前南也门共和国的历史,许多前南也门时代的公共场所、学校等机构的命名被强制更改,政府试图通

---

①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85.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reaking Point? Yemen's Southern Question,” p. 6.

③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0.

④ Nicolas Argenti and Katharina Schramm, “Introduction: Remembering Violen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Nicolas Argenti and Katharina Schramm, eds., *Remembering Violen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0, p. 6.

过“塑造统一后也门国家新的文化和法律基础”否定南方民众的集体记忆,最大程度削弱前南也门共和国时期文化的影响。这激起了南方地区民众对前南也门共和国的怀念,依托怀旧叙事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南方怀旧叙事主要集中于前南也门共和国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家主导下的全民免费医疗的怀旧叙事。南也门1986年宪法中明确提出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sup>①</sup>针对1967年国家独立时全国只有27名医生的情况,立国三年内建立了76个卫生所。20世纪80年代初,医疗和保健部门事业的进步体现在国民预期寿命的提高,根据1983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国民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45.5岁,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sup>②</sup>曾经在南也门共和国中担任军官的卢克曼(Luqman)回忆道:“(南也门)共和国时期,各地的医疗保健都是免费的。去任何一家医院,都是国家承担医药费,一分钱都不用付。需要的话,国家会把你送到国外治疗,只需拿着护照和机票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国家(南也门)独立。”<sup>③</sup>卢克曼在回忆时不仅强调曾经的国家免费医疗,且充满感情地将南也门共和国比作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守护着国民,并将这种怀念的情感与独立的愿望联系起来。

第二,对全民教育的情感叙事。促进全民教育是南也门国家教育政策的首要内容,政府于1972年颁布《教育法》政府规定7~14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sup>④</sup>1982年国家预算的18%用于教育事业,成功带来入学率的大幅度增长<sup>⑤</sup>。尽管受各种因素限制,南也门共和国时期教师素质、教学设施仍较为落后,但在南部民众的回忆中,教育加强了个人与国家间联系,强化了国民的认同感。比如一位来自阿比扬省的大学教师在受访中表示,“在南方,国家努力为国民提供医

---

① Tareq Y. Ismael and Jacqueline S. Ismael,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London: Frances Printer, 1986, p. 116.

② Ibid., p. 118.

③ Ibid., p. 176.

④ Heinz Bartel et al., eds., *Quo vadis Jemen? Das Bildungssystem der Volksdemokratischen Republik Jemen*, p. 27.

⑤ Helen Lackner, *P. D. R. Yemen: Outpost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Arabia*, London: Ithaca Press, 1985, p. 133.

疗和教育保障,而这正是我们在统一后所失去的。”<sup>①</sup>在谈到国家与国民关系上,这位教师认为,“毫无疑问,国家存在于人民的心中。这种情感是在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障中形成的。当国家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仍然尽力提供保障时,国民就会感到与国家有联系,甚至自愿参加政府开展的扫盲活动”<sup>②</sup>。与统一后政府管理部门的低效与腐败相比,对南也门共和国教育的情感叙事塑造了一个尽其所能保障国民利益的南方国家形象。

第三,就业保障与妇女权益的对比叙事。1970 年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南也门共和国进行了大规模国有化改革,对民众来说,“一切都属于国家”不仅意味着国家主导经济活动,还代表着在政府机构和国有农场、工厂中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统计,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受雇于政府部门,除工资外,还有稳定的退休养老金保障。1990 年统一后,政府在南方地区实施全面私有化政策,2010 年数据显示,每年有 5 万名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每年只能提供 1 万个就业岗位。<sup>③</sup>此外,让阿比扬省民众印象深刻的是,“曾经生活在人人平等的国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切机会基于教育和工作技能”。<sup>④</sup>可见,在南方民众的回忆中,南也门共和国中国民有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是一个公平的国家,没有腐败现象,不存在传统的社会等级。1974 年南也门共和国颁布的《家庭法》被视为当时阿拉伯世界最进步的法律。“南方运动”的活动家萨默·艾哈迈德(Summer Ahmed)提到:“南也门妇女在武装部队服役,阿拉伯半岛第一位女性副部长,第一位女性民用飞行员,第一位女性跳伞运动员,第一位女法官,第一位女电视新闻主播都是来自南也门的女性。”<sup>⑤</sup>对比统一后 1992 年颁布的《个人地位法》,借助宗教保守主义再次规范女性的行为,就能解释

---

①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273.

② Ibid.

③ Susanne Dahlgren, “More than Half of Society: Southern Yemeni Youth, Unemployment and the Quest for a State Job,” in Helen Lackner, ed., *Why Yemen Matters: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Saqi Books, 2014, p. 144.

④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46.

⑤ Summer Ahmed, *South Yemeni Women at the Frontlines of War and Independence*, April 30, 2019, <https://medium.com/@samwrax/southyemen-women-at-the-frontlines-of-war-and-independence-c34dd13e47ec>,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12 日。

“南方运动”中存在大量女性活动家支持南方的地区分离主义诉求。

尽管南也门政治力量在 1994 年内战中失败并逐渐被排挤出联合政府,但南也门共和国却成为民众情感层面的胜利者,民众的怀旧叙事表达了对官方统一叙事话语的反抗,成为南部民众保护自身历史与身份的策略。在这一叙事下,怀旧意味着以前的国家发展良好,公平公正地对待国民;相比之下,统一后的国家却没有为国民提供任何保障。因此,怀旧叙事中回忆过去的话语表达都包含着批评当下的含义,南方身份叙事的核心表达了民众对南也门共和国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还包含着民众要求建立一个运作良好、公平与平等的现代国家。

## 2. 抗议活动的暴力化与地区独立诉求的提出强化了南方的身份归属

2007 年以“希拉克”为代表的“南方运动”因开展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开始引起政府的关注。2008 年 1 月,政府被迫承认南方反对派的力量,对南方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重新雇用了一批被强制退役的军官,增加了其他被退役军官的养老金,并承诺解决亚丁和南部其他省份的土地纠纷,收回之前被北方政府侵吞的数百处资产。<sup>①</sup>然而,国家安全部队继续驱逐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逮捕相关记者。“南方运动”领导层意识到,萨利赫对南方的承诺只是不希望抗议活动持续发酵,是拒绝推进政治改革的“缓兵之策”。“希拉克”源于一个要求南方拥有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社会运动,而政府只以粗暴的镇压和忽视改革诉求予以回应。2009 年,这场社会运动开始发出要求南方地区自治和独立的呼声。

2009 年 4 月,南方著名政治人物、与萨利赫合作了 20 多年的南部传统部落领导人——塔里克·法德利(Tariq al-Fadhli)宣布加入“南方运动”,并很快成为南部运动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4 月 27 日法德利在桑给巴尔(Zanzibar)中心进行了一场户外演说,阐明了他对关键政治问题的立场。他提出实现“南方之子”的政治独立,号召全部南方人团结起来反抗政府的压迫,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南方人民,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全面落实其第 924 号和 931 号关于 1994 年也门内战的决议。一周后,他宣布支持前南也门共和国领导人阿里·萨利姆·比德(Ali Salem al-Beidh)成为新的南方国家总统。这标志着南方各个政治势力开始

<sup>①</sup> 《国防部长:将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阿拉伯文),载《阿亚姆报(也门)》2008 年 1 月 20 日。[https://www.alayyam.ps/ar/PDF?f\\_sub=f\\_sub&day\\_op=20&month\\_op=1&year\\_op=2008](https://www.alayyam.ps/ar/PDF?f_sub=f_sub&day_op=20&month_op=1&year_op=2008),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28 日。

走向联合。随着“南方运动”在反抗形式的暴力化与白热化,萨利赫对南方的态度从之前以压制与安抚相结合,转变为公开的武装镇压。2010年2月17日,萨利赫以“好战”为借口,公然指责“南方运动”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3月,政府在南方主要城镇外集结部队,誓言要像对待胡塞武装一般,“用铁拳粉碎‘希拉克’”。<sup>①</sup> 政府的暴力镇压和监禁促使更多的南方民众同情抗议人士的遭遇,转变为“南方运动”的支持者。“暴力措施加剧了南方民众的痛苦和疏远感,他们认为北方不仅在经济上掠夺南方,并在政治上进一步迫害南方。”<sup>②</sup> 这种情感发展为北方出身的官员对南方民众造成的任何伤害都被视为北方占领者对贫弱南方人的攻击行为。<sup>③</sup> 因此,“南方运动”斗争方式上逐渐放弃和平抗议活动而转向暴力冲突,斗争诉求也从要求地区平等上升为地区独立,这是南方民众身份归属认知的结果,也进一步强化了南方民众的身份叙事。

“南方运动”经历了从和平抗议为主的社会运动转变为拥有地区武装,在也门内战中参与权力博弈的重要政治运动的发展历程,活动主体的身份叙事也经历了从要求平等社会经济权利,到要求地区独立的转变,这既是萨利赫政府无视南方民众合理诉求施以“镇压与怀柔”双重政策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南方民众从支持统一国家到寻求南方地区独立的身份认同变化历程,“南方运动”身份叙事的初现与强化为该运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鲜活的注脚。

## 二、身份叙事中“南方运动”的独立愿景与组织特征

对国家统一前南方历史的怀念,统一后南方边缘化状态以及1994年内战对南方的破坏性影响,形塑了南方民众“南方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认知。在对

---

<sup>①</sup> 《萨利赫向南方宣战》(阿拉伯文),载《亚丁新闻》2010年3月7日;[阿联酋]穆罕默德·卡迪,《也门总统“将粉碎活动分子”,但欢迎会谈》(阿拉伯文),载《国家报》2010年3月9日;《沙卜瓦和哈德拉毛抗议游行》(阿拉伯文),载《阿亚姆报(也门)》2008年4月5日, [https://www.al-ayyam.ps/ar/PDF?f\\_sub=f\\_sub&day\\_op=5&month\\_op=4&year\\_op=2008](https://www.al-ayyam.ps/ar/PDF?f_sub=f_sub&day_op=5&month_op=4&year_op=2008), 上网时间:2025年5月28日。

<sup>②</sup> Wilke Bouckaert, *In the Name of Unity: The Yemeni Government's Brutal Response to Southern Movement Protest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2009, p. 1.

<sup>③</sup> [也门]艾达鲁斯·纳斯尔·纳赛尔,《也门团结的捍卫者》(阿拉伯文),马里卜出版社,2012年9月16日, <https://mail.marebpress.com/articles.php?id=17308&lng=arabic>, 上网时间:2025年5月25日。

历史与现状的身份叙事中,南方民众对未来南方独立国家的构想日渐明晰。

### (一) 身份叙事中“南方运动”表达出的独立国家愿景

国家统一后,萨利赫主要凭借与北方哈希德(Hashid)部落联盟结盟保证统治的稳定,同时放任北方部落权贵对南方地区采取掠夺性政策。因此,“南方运动”自出现后在民众的支持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身份叙事,即:南方所面临的不公与困境是受到野蛮、落后的北方部落统治的结果,只要南方可以实现自治或独立,就能摆脱统一后遭遇的困境。南方社会普遍认为,北方人都是落后、野蛮的部落成员,而南方人是思想自由的世界主义者,前者无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南方却可以在短短20多年间消除大部分部落主义的阻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人就曾用一部电视喜剧主人公萨利赫形容北也门共和国时期落后、混乱的局面。剧中的主人公不讲信用、爱占小便宜而且又好吃懒做,一直被南方民众当作统一国家总统的真实写照。“我们(南部民众)是有知识的、文明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北部民众)是野蛮的、无知的和落后的。……萨那从部落中创建了一个国家,部落甚至有足够的武器推翻国家。这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我们尊重部落的存在,欣赏部落的法律。然而,(南方)部落从来没有反抗过我们的国家法律。相反,部落服从国家的法律。而统一后法律失效了。”<sup>①</sup>“南方运动”中的学生活动家萨勒曼(Salman)认为,人民必须服从国家机构和国家法律,这是建立公民国家的先决条件。南方民众更认同国家机构而不是部落组织。<sup>②</sup>基于上述认识,强调与北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南方叙事中构建独立国家愿景的前提。

2011年,“南方运动”提出南部民众有能力在未来建立一个独立、文明的现代国家,包含着“公民身份、社会秩序、性别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概念”<sup>③</sup>。关于对未来国家的构想,“南方运动”中表现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采访中表示:“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国家。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有资源、有人才、有理想,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最好的国家。……建立一个制度完备的国家,一个

<sup>①</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224.

<sup>②</sup> Ibid., p. 228.

<sup>③</sup> Marie-Christine Heinze, “On ‘Gun Culture’ and ‘Civil Statehood’ in Yemen,”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Vol. 4, No. 1, 2014, p. 70.

法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只有习俗和部落的野蛮国家。……希望建立一个在人的尊严、权利、安全、经济和政治稳定等方面追求同样目标的新国家。新的国家不会像前南也门共和国封闭,而是一个具有主权性质的开放国家。”<sup>①</sup>从以上大量相似的表述中南方民众勾勒出对独立南方国家的愿景包括:民主、多元化、安全、平等和自由。一方面,“南方运动”的出现为处于民众理想层面的政治愿景提供了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南方运动”已经成为一个集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一个个体找到了自己,他们的目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景来塑造和组织。”<sup>②</sup>身份叙事中的独立国家愿景与南方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同时以身份归属感将南方民众团结起来,以追求共同的南方理想。

## (二) “南方运动”的组织特征及其对其身份叙事的影响

“南方运动”本身创造了人们聚集、讨论、抗议和传播反叙事的空间,通过革命广场抗议集会、卡特集会、静坐和示威等形式传播其政治主张,其支持者还在家庭、网络和各类媒体中传播南方身份叙事,“南方运动”具有的组织特征也决定了南方身份叙事存在叙事主体多元化和叙事话语权争夺等问题。

### 1. “南方运动”具有人员构成复杂与社会基础深厚的特征

“南方运动”中叙事主体包括街头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南部侨民。南方所有在抗议、大规模示威和革命广场街头集会中公开行动的参与者,他们“以事业为导向”<sup>③</sup>。街头活动家主要以被强制退休的军官、公务员为主体,还有大量青年学生参与。随着运动影响力的扩大,知识分子、大学讲师或教授、学生领袖、记者、宗教人士、“南方运动”各类组织领袖、当地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政党领袖或也门社会党前党员构成了政治活动家的主体。他们通过在工作坊或广场上进行公开演讲、使用社交媒体、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等方式宣传“南方运动”的理念。“这些知识分子宣传国家价值观,在内部约束人民,并执行规则和行为的积极行动

---

<sup>①</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232.

<sup>②</sup> Christoph Haug, “Organizing Spaces: Meeting Arenas as a Social Movement Infrastructure Between Organization,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Organization*, Vol. 34, Nos. 5–6, 2013, p. 706.

<sup>③</sup> Pippa Norris, “Political Activism: New Challenges, New Opportunities,”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38.

者,在向民众传递独立斗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sup>①</sup>同时,南方侨民为运动提供资金支持,希望通过推动南方独立改变祖国的政治局势。他们在东道国和国际社会游说和倡导南也门独立事业,试图通过组织示威活动对政府施加压力,并从他们的居住国向国际传播消息。南也门侨民在国外非常活跃,经常与其他国家的人员交流,并且非常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南方运动”的支持者通过参与各类组织开展活动。“南方运动”支持者及身份叙事主体构成成分复杂,必然会带来运动内部存在利益多元化的问题。

“南方运动”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深厚的社会基础。民众的支持多来自对政府失衡政策的不满、对暴力镇压的愤怒和对“南方运动”领导人和活跃分子任意监禁与迫害的同情。一旦政府监禁、伤害或杀害了任何“南方运动”的成员,其亲人、朋友、邻居都会选择加入“南方运动”<sup>②</sup>。此外,“南方运动”的主体是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传承记忆的家庭是了解和参与“南方运动”的重要起点。“南方运动”的活动家塔里克谈道:“我们的家人经历过统一前后生活的变化。他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过去的事情。南、北统一和1994年内战后,每个人都自觉将家变成了教育场所,讨论暴政、北方占领了我们,讨论南方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方运动”将继续下去,将由南方一代代传承下去。”<sup>③</sup>早在大规模抗议活动出现之前,南方民众的日常谈话中分享着统一前后的变化,被迫退役的军官是这些抵制统一叙述的最初表达者。同时被迫退役带来的生活困顿也影响着其家庭子女,家庭间的交流对于统一后出生的一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他们成为“南方运动”积极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南方运动”自2007年公开活动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南方青年加入,年轻人与长辈间有着共同的国家想象,对过去的怀旧记忆和上一代人信仰与观念的传递,为“南方运动”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

<sup>①</sup> Michael D. Kenned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Intellectual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N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 3.

<sup>②</sup> Mohammed A. Garallah, *Successful Separationists in a Unity Fan Society: Al-Hirak Al-Janubi Social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Yemen*, Californi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3, p. 60.

<sup>③</sup> Ibid., p. 54.

## 2. “南方运动”具有组织结构松散与内部凝聚力不足的特征

希拉克的成立是“南方运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起点,但这一运动最初就没有公认的领导层和完备的组织形式,“希拉克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群众运动,内部形式多样,由各种地方和地区组织构成,这些团体往往独立行事。”<sup>①</sup>1996 年至 2011 年,“南方运动”内部的组织数量一直没有确切数字,大多数组织独立运作只在各省及更小的行政单位的范围内才具有政治意义。各组织基于地方利益构建差异化的“南方身份”。有学者表示“参与南方分离主义的组织和团体相互竞争,使得“南方运动”的特点是不同派别间分歧严重,“南方运动”不太可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sup>②</sup>2017 年成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属于“南方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20 个组织或派别之一。<sup>③</sup> 尽管其成立后以“南方运动”的领导力量自居,但受地域、政治精英和追求目标之间存在分歧的影响,“南方运动”内部反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组织不在少数。“南方运动”中各个组织都呼吁在统一的也门境内实现南部自治,或沿 1990 年以前的边界彻底恢复独立的南部国家,但任何高调宣布各类分离主义组织正式结盟的行为都会立即遭到一些签署方的否认。“南方运动”内部结构松散,不仅表现为缺乏领导核心和内部凝聚力不足,还具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2021 年的一份基于南部分离主义组织的社会调查显示,总体上南方过渡委员会目前在各省拥有的支持最多,但主要集中在达利省(al-Dhale'a)与迈赫拉省(al-Mahra),希拉克的支持者多来自沙布瓦省(Shabwah),而更多代表地区利益的哈德拉毛全国委员会(Hadramout National Council)支持者集中在哈德拉毛省和拉赫季省。<sup>④</sup>

“南方运动”的构成复杂与组织松散的特征对其身份叙事产生了影响,各组

---

① Wilke Bouckaert, *In the Name of Unity: The Yemeni Government's Brutal Response to Southern Movement Protests*, p. 12.

② Brehony, *Yemeni Divided: The Story of a Failed State in South Arabia*,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 52.

③ 委员会成员共 303 人,包括前南也门共和国部分政治精英,南部达利省和拉赫季省、哈达拉毛省的部落领袖,以及长期活跃于南方运动中的独立党派和民间组织代表。南方过渡委员会机构包括委员会主席、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ttee),下设组织、宣传、财务、公共事业、法律等各部门,同时在南方各省都设立地方行政机构。

④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Group and Resonate! Yemen, *Policy Planning White Paper: The Southern Question*, Londo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Group, April 2022, p. 23.

织之间在“南方运动”目标的定义权、解释权和传播权方面存在明显的话语权争夺。每个组织的领导层都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组织。<sup>①</sup>如青年与学生运动组织(Youth and Student Movement)主要活动包括掌握媒体、社交网站等媒介抢占传播渠道以期主导“南方运动”身份叙事的传播权。同时还有“南方人民运动”(The Movement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没有实体组织,主要通过网络与媒体开展活动。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存在派别分歧,如“南方运动”较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解放南方和平运动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Peaceful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South, 2009年成立)的领导人哈桑·巴乌姆(Fadi Hassan Baum)2009年呼吁在穆卡拉举行示威活动时,该组织另一位领导人阿里·萨利姆·阿尔贝德(Ali Salem Albeedh)则呼吁以非暴力形式开展活动;该组织内部已经出现要求实现南方地区独立的独立派和主张南方以联邦自治保持也门国家统一的温和派。各组织间会基于地方利益构建差异化的南方身份,如活跃在亚丁地区的组织更强调北方对南方的“占领与剥夺”,对政府腐败行为的揭露与批判是其叙事的主要内容,借助民众的不满情绪构建南方要求独立以获得公平、公正对待的叙事逻辑。在南也门共和国时期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拉赫季省的“南方运动”支持者更强调对南也门共和国的怀旧记忆,多通过对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保障的强调构建南方要建立独立国家的叙事愿景;而更注重传统宗教文化与部落文化的哈德拉毛以及沙布瓦、阿比扬各省的“南方运动”组织则以地区自治和强调部落文化表达南方分离主义的叙事内容。

内部组织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一方面使得萨利赫政府无法通过镇压行动完全消灭“南方运动”,但另一方面,“南方运动”内部叙事话语权争夺激烈且分歧巨大,在关于南方地区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2011年以来,“南方运动”历经多次内部冲突,一直未能形成共同立场或建立持久联盟。

<sup>①</sup> Susanne Dahlgren, “The Southern Movement in Yemen,” p. 51-52.

### 三、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南方运动”身份叙事与政府统一叙事之间的冲突

1990 年也门的国家统一不仅建立在近代南、北地区先后被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历史因素上,还有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北、南也门选择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现实原因。南、北也门统一后,萨利赫政府致力于打造“统一是国家进步的基石”的国家叙事,强调国家认同是也门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然而,“南方运动”及其叙事话语对国家认同提出了根本挑战,南方民众更强调“南方人”的身份认同。“南方运动”与统一国家之间的叙事冲突主要表现在统一国家胜利叙事与南方地区悲情叙事之间的冲突、国家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叙事与南部民众“想象的威胁”叙事之间的冲突。

#### (一) 胜利叙事与悲情叙事之间的冲突

胜利叙事在国家叙事模式中普遍存在,这种模式多将现代国家的建立描述为摆脱落后和非理性过去,开启一个进步与光明的新时代。基于此,也门实现南北统一后,国家叙事“首先剔除一切不符合主导故事线的因素,并使历史与现实保持合适的距离”<sup>①</sup>。萨利赫总统在全国讲话中多次肯定统一带来的进步,并将统一和国家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视统一为国家自由与民主的源泉。在叙事角色的构建上,萨利赫将自身塑造为“国家统一的化身”,任何对政府的批评都被视为是分裂国家的企图。因此,萨利赫政府主导的统一叙事成为强化其构建的威权政体的工具,任何分离主义的言论与行为都被等同于对国家统一的背叛。

实际上,政府以统一事业为关键词的胜利叙事掩盖了南也门民众所遭受的不公与苦难,南方地区因为被歧视和被边缘化的处境构建了自己的悲情叙事,将群体所经历的不公正感受与历史上的反抗事件联系在一起。如 2007 年 10 月 14 日前夕,群众举行纪念 1963 年南也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44 周年大规模游行活动时,萨利赫政府的安全部队在哈比拉因镇(al-Habilayn)开枪射杀了 4 名年轻的游

---

<sup>①</sup> Stephen W. Day,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A Troubled National Union*, p. 19.

行者。<sup>①</sup> 1963年10月14日,历史上的英国殖民者同样在该镇枪杀了7名无辜的民众,由此开启了南方的反英民族解放运动。在反抗殖民统治纪念日发生的镇压行为迅速点燃了南部民众的怒火并在情感上将该事件的性质等同于英国对也门南方的殖民统治。南方的代表在2013年参加全国对话会议上表示“(1994年内战结束后,萨利赫总统将南方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和忠诚盟友,做为真主赐予北方胜利者的礼物,而南方人甚至没有土地埋葬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sup>②</sup>。萨利赫政府的暴力镇压强化了南方的悲情叙事。根据2008年也门青年人权站(Yeme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YOHR)的报告显示:2008年1月到11月中旬南方共爆发了623次和平抗议活动,平均每天就有2次;政府部队镇压抗议者的次数是85次,约占抗议活动总数的14%,其中抗议者共计死亡7人,受伤75人,被捕860人。这意味着平均每次安全部队进行干预时,都会有超过10名抗议者遭到逮捕,1人受伤。<sup>③</sup> 1996年被强制退休的前飞行员阿卜杜拉·纳西尔(Abdullah Nasir)描述参加“南方运动”抗议活动:“广场上挤满了人,大家高喊着反对政府腐败、争取南方自由的口号,周围遍布国家安全部队,他们在没有任何示警的情形下向人群开枪,直到打光弹夹中的子弹,我亲眼看见7名年轻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伤。”<sup>④</sup>政府以清除恐怖分子的名义使用无人机造成南方妇女和儿童的伤亡,使得南方民众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恐惧与不安全感。“南方运动”的街头活动家阿尔图斯(Altus)在采访中表示:“在达利省,占领南方的政权(萨利赫政府)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袭击,普通民众的武器,根本无法和坦克抗衡。萨那政权正在对南方发动系统性战争。”<sup>⑤</sup>对死亡的恐惧与长期的不安全感构成悲情叙事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在南方民众间形成实现南方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凝聚力。

<sup>①</sup> Stephen W. Day,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A Troubled National Union*, p. 229.

<sup>②</sup> Yemeni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Al-Hirak Al-Janubi’s Vision of the Roots of the Southern Case,” in Mohammed A. Garallah, *Successful Separationists in a Unity Fan Society: Al-Hirak Al-Janubi Social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Yemen*, p. 74.

<sup>③</sup> 《关于和平集会的事实》(阿拉伯文),载也门人权观察站2008年11月。

<sup>④</sup> Wilke Bouckaert, *In the Name of Unity: The Yemeni Government’s Brutal Response to Southern Movement Protests*, p. 45.

<sup>⑤</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74.

上述镇压行为使得南方民众的身份叙事中出现政府官员和北方出身的人对南方人造成的任何伤害都被视为是占领者对南方弱者的攻击行为。一位在政府暴力镇压中活下来的“南方运动”支持者在采访中说：“我们与强盗和占领者战斗,什么是团结?围在我们家园附近的坦克是团结?他们(北方)掠夺我们的土地和财富,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sup>①</sup>。2014 年“南方运动”中来自亚丁大学的学生活动家法里斯(Faris)表示:“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家园,甚至是鲜血,为了改变南部现状,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sup>②</sup>“南方运动”身份叙事中存在大量对烈士与殉道者的纪念与赞美之词,在民众眼中,自我牺牲成为“为某一事业、某一群体或某一民族而献出宝贵的生命,致力于非暴力和表现出的自我牺牲,以实现社会的民主、变革和进步”<sup>③</sup>。“南方运动”长期采用非暴力的活动方式,手无寸铁的南方民众面对政府军队的暴力镇压更带有了献身与悲情的色彩。“南方运动”支持者阿伊莎(Aysha)说:“我自出生就在暴政下生活了 20 年,这 20 年我失去了我的儿子、妹妹和朋友,他们都是为了南方的自由被杀害,如果说我还有希望,那就是他们的死亡提醒着我,独立斗争必须继续下去!”<sup>④</sup>南方民众所认可的烈士是包括所有被政府军队和北方人杀害的平民,人们参加烈士的葬礼,在纪念活动中高呼“我们向所有烈士、伤员和被拘留者承诺,不驱逐占领者,我们不会放弃和停止”<sup>⑤</sup>等口号。被害者成为统一带来的集体苦难记忆的一部分,他们的死亡与统一带来的痛苦、不安全感和暴力联系在一起。

1990 年国家统一曾被也门南方民众视为国家开启民主与繁荣新时代的象征,然后,在官方叙事话语的垄断中,也门南部民众感受到的是希望破灭与遭遇背叛。面对萨利赫强调的“统一或死亡”的信条,南方民众提出“独立或死亡”的口号,这进一步强化了“南方运动”中的悲情叙事。

## (二) “想象的共同体”叙事与“想象的威胁”叙事之间的冲突

建构主义视角下,通过政治宣传和媒体叙事,将对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现象建

---

① Wilke Bouckaert, *In the Name of Unity: The Yemeni Government's Brutal Response to Southern Movement Protests*, p. 27.

②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09-110.

③ Ibid.

④ Ibid., p. 112

⑤ Ibid., p. 111-114.

构为“危险的他者”，或者政府通过制造持续的不安全感，推动威权统治，以恐惧政治加剧了南方“想象的威胁”的叙事。

在萨利赫政府建构的国家叙事话语中，将神圣与义务属性赋予到国家统一的事业之中，并以制度及宣传机器作为动员工具。实践层面，萨利赫政府通过强化北方历史叙事、塑造领袖形象等手段强化其官方叙事；同时将南、北也门统一前的历史简单化为国家统一道路中的临时阶段。强调国家统一实现了民族梦想，开启了国家民主化的新时代，任何反对统一的个人与组织都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在也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象征国家统一的萨利赫高举也门国旗的照片经常出现，实际上该照片出自1990年萨利赫与南也门社会党书记比德的一张合照，而政府在宣传照片中只保留了萨利赫的身影。<sup>①</sup> 2000年5月22日，首都萨那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国家统一十周年的阅兵庆祝活动，出席活动的萨利赫总统被誉为“国家的象征”和“统一的缔造者”。在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叙事方面，萨利赫在各类讲话中常常使用“青年”一词，这里的青年特指1990年也门统一后出生的年轻人，其政治含义是这代人是国家统一后成长起来的，是也门人，而不是南方人或者北方人，是见证国家统一的“团结的一代”。统一的国家成为塑造国民记忆和身份的重要空间。

“想象共同体”的叙事强调的是只有1990年的统一是国家的进步，是也门共和国共同未来的基础。这种叙事完全忽略了南方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与民众痛苦。“南方运动”中的身份叙事则挑战了统一与团结的国家叙事，让公众关注到被忽略的南方记忆，通过家庭日常交流、媒体、记者、知识分子、民间组织进行传播，形成“想象的威胁”的反叙事。南方“想象的威胁”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南阿拉伯人”民族主义话语的提出。政府在国家叙事中有意淡化南方的历史，南方民众通过讨论身份话语和民族归属逐渐形成南方是“南阿拉伯人”而不是“也门南部人”的民族意识。对“南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含义是：南阿拉伯民族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半岛南部前伊斯兰文明时代的哈德拉毛王国和盖特班(Qataban)王国。与北方不同，“南阿拉伯人”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民族；也门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北方是一个国家，南方是另一个国家，无论过

<sup>①</sup> Lisa Wedeen, *Peripheral Visions: Publics, 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Ye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81, 238.

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也门的南方和北方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统一过,统一源于激情,而非逻辑和理性,两个体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差异。”<sup>①</sup>由此,南部政治精英通过对阿拉伯半岛南部历史的强调,为南方构建“南阿拉伯身份”,不仅形成对萨利赫主导国家叙事中“想象共同体”的对抗,而且为争取南方独立,实现政治和领土主权提供历史与民族依据。

二是对统一前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怀旧记忆。国家叙事有意淡化前南也门共和国的历史,南方民众不得不通过自下而上的怀旧记忆抵制对过去历史的淡化,以一种强大的底层记忆形式怀念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保障措施,与对统一后南方令人失望的现实进行对比,形成腐败的国家完全破坏了我们之前拥有的公平与公正的生活的反叙事内容。“(南也门共和国)之前为我们提供水、电、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今天我们在南方什么也没有了,曾经存在的一切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了,因此我们举行抗议,抗议我们失去的,争取我们应得的。”“国家在哪里?我们想要一个我生活在其中的曾经存在过的国家”<sup>②</sup>上述叙述的核心是:南方曾有一个保障基本生活的国家,但现在被剥夺了。此类针对国家叙事的反叙事构成了“南方运动”继续抵抗和寻求独立的强大推动力。

三是除了统一后南方在政治、经济等核心部门的大规模边缘化,萨利赫政府在南方恢复部落主义和宗教传统的政策加剧了南方民众的不满。针对北方主导的部落主义的复兴,“南方运动”活动家们更强调南方应该建立的是与部落习俗完全不同的民主国家:“南方人的安全来自国家法律与警察机构,而北方人是依靠部落酋长,我们遵守国家法律,当一个人、一个社会不相信法律、不遵守法律,我们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sup>③</sup>南也门共和国时期保护妇女权益的《家庭法》被废除,许多妇女被迫退出公共生活。作为女性,阿迈勒(Amal)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我去萨那办理签证事宜时,那里的官员知道我来自亚丁后,眼神变得很不友好,他们认为南方妇女更开放(原意为放荡),只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尊重妇女的国家。”广泛存在于北方地区的将南方妇女视为二等公民的观念实际上也是南方

---

① Yemeni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Al-Hirak Al-Janubi’s Vision of the Roots of the Southern Case*,” p. 75.

②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p. 150–154.

③ Ibid., p. 228.

身份被边缘化的表现。沙布瓦的民众提及统一后的历史教育时认为,“南方只是1994年战争后的战利品,我们面对的是北方胜利者的文化,南方的街道为什么以北方人名命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烈士,为什么我们的街道、学校不能体现我们自己的文化?”<sup>①</sup>关于南方人的身份、起源、历史与文化的讨论构成了“南方运动”身份叙事的重要内容,南方人构建了“精神层面的胜利者”的共同体叙事,因为南方人的精神中继承了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有能力有信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萨利赫寄希望于以“团结的一代”构建“想象共同体”的叙事受到了南部民众的普遍抵制。在也门南部,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将萨利赫主政的统一国家视为“想象的威胁”。南方的身份叙事是南方大规模抗议活动出现的结果,同时为“南方运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情感和身份归属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南方身份叙事中存在过于美化前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叙事主体复杂带来的诉求多元化无法形成合力等问题。

#### 四、结语

身份叙事为理解也门“南方运动”的生成机理、叙事逻辑和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对国家统一前南方历史的怀念,统一后南方的边缘化状态以及1994年内战对南方的破坏性影响,形塑了南方民众“南方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认知,同时为“南方运动”勾勒出建立独立南方国家的政治构想。“南方运动”中明显代际传承和内部组织松散、复杂化的特征也深刻影响着南方的身份叙事。统一后的也门国家迫切希望实现国家复兴,萨利赫政府通过国家叙事塑造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者”的国家身份,政府是保持国家统一的“正义者”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统一国家的胜利叙事应运而生。然后萨利赫政府始终倚重西北高原地区部落力量维持的威权统治是以牺牲南部地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权益为代价的,加之萨利赫一味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迫使南方民众团结起来,通过广为接受的悲情叙事进行社会动员,构建属于南方的身份归属和身份认同。面对萨

<sup>①</sup> Anne-Linda Amira Augustin, *South Yemen's Independence Struggle: Generations of Resistance*, p. 178.

利赫政府强调的“统一或死亡”的“想象共同体”的叙事,南方民众提出具有“想象的威胁”的“独立或死亡”的口号加以对抗,对南方身份认同的强化决定了“南方运动”从要求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演变为提出地区自治或独立诉求的政治运动。

作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南方运动”是也门长期存在的地方主义传统、南北也门时期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和统一后萨利赫推行不平衡政策的产物。“南方运动”的发展壮大一方面意味着统一后萨利赫政府构建国家认同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也门存在多种强大社会力量的现实。2015 年因为胡塞武装强势崛起引发的也门内战给了“南方运动”实现事实上南部地区自治的机会,进一步消解了本就陷入多层次冲突中的国家,同时阿联酋等地区大国借助支持“南方运动”谋取地区利益,加剧了地区安全与不稳定因素。除了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合法政府与胡塞武装外,政治力量中影响力较大南方过渡委员会不是“南方运动”中唯一的政治利益集团,其领导地位也未得到“南方运动”所有组织的承认和认可。南方过渡委员会外部南方国家对话团队负责人法里德(Ahmed Omar Bin Farid)表示,“南方过渡委员会是为了捍卫南方人民的利益,并实现恢复 1990 年国家统一前的南方边界线,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过渡委员会很可能转变为一个政党。”<sup>①</sup>2011-2014 年担任也门工业贸易部长的塔利卜(Saadalddeen Ali Talib)认为“南方过渡委员会已经超越了政党的范畴,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一个准国家实体。”<sup>②</sup>未来,南方过渡委员会能否在“南方运动”各组织间就谈判立场达成一致,这无疑将决定“南方运动”在当前也门政治和解中发挥怎样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

<sup>①</sup> Hend Omairan, *Navigating the Ambitions and Alliances of the Southern Transitional Council: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tatehood Pursui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Regional and Global Stakeholders*, Master thesis, Lund University, 2023, p. 53.

<sup>②</sup> Ibid.